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關中·外緣」心得

黃庭碩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2018 年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由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哈佛大學東亞系、香港城市大學，以及陝西師範大學四個單位共同合辦，擬定主題為「關中·外緣」。營期自 7/30 至 8/10，共 12 天，頭三天與末五天的研習地點都在西安；期間四天（8/2-8/5）則安排至寶雞、固原，及彭陽進行田野考察。由於個人的主要研究時段集中在漢唐時期，難免要對於此期間一直扮演著重要歷史舞台的西安懷抱著特別的情感，因此能藉由此次的研習機會，實際踏上這座千年古城，內心著實感到一股莫名的悸動。

由於之前有幸參加過 2015 年的「南京營」，以及 2017 年的「荊楚文化營」，是以對於兩岸研習的強度與深度早有心理準備，本屆也果不其然地精實如故。和前屆「荊楚文化」相較，本屆研習營的一大特色就是文學研究者的比重很高——不僅專題講者中有多位文學史研究者，連研習營成員也有將近一半來自文學相關領域，儘管俗諺常云「文史不分家」，不過在近代分科建置的影響下，文學研究者與史學研究者無論在研究視野、議題設置，乃至材料處理等方面，經常會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在討論時，要如何跨越學科間的藩籬，進行有效且具啟發意涵的交流與彙整，個人感覺是本屆研習營的一大考驗。

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德威老師在 7/31 下午以「西北文學」為題，在短短兩個小時內提綱挈領地點評了西北地區近現代文學發展、影響，與進程，內容極其豐富，且王老師也很有意識地想打通歷史與文學間的門徑，甚至認為單以深受當代政治影響的近現代史而言，文學研究所能達致或提供的真實，某種程度可能比歷史研究要來得更為深邃。作為一個帶有開場性質的講演，個人以為王老師主要想通過文學，展示西北地區在近現代史上的特殊位置，及其承載豐厚歷史積澱，以便切合本屆研習營所擬定的「關中·外緣」主題，沒想到這樣的設定，卻觸發了學員們開始熱切討論「西北」為何？及「西北文學」是否為一實體性的存在？這類的延伸性討論。

或許誠如李孝悌老師及王鴻泰老師的批評，前述討論多少有點淪於空談，因為只要研究者言之成理、能夠自圓其說，「西北」自然得以成立。不過，當我們實際站在被涵攝在所謂「西北」範疇中的「西安」時，我們實在不猶得好奇，「西北」這個概念對於今人，以及歷史上的所有行動者，究竟存在著多少「實感」？事實上，這也正是本屆研習營特意安排我們至距離西安有數百公里之遙的寶雞及固原進行考察的緣故。儘管就當代中國的幅員看來，寶雞與固原距離西安都稱不上遠，但從

歷史考察，這兩個地方其實都屬於中原文化的邊地，換句話說，我們在這兩個區域可以很輕易地看到許多非中原文化的因子，這正是研習營的另一主題「外緣」之要義。

寶雞是周人的發祥地，考古學家在此地已發現諸多的周人遺址，其中包含大量且珍貴的青銅器——甚至可以專門成立「寶雞青銅器博物館」。而對商周青銅器稍有涉獵者都知道，學者業已指出，以寶雞為核心的早周青銅文化，與以殷墟為代表的晚商青銅文化，在形制或風格上都有顯著不同，例如此處出土的四耳簋，在中原地區就相當少見；又周人常用喜歡為青銅器裝飾許多牛頭、鳥形飛稜、很長的突出裝飾等等，具有別樹一格的「品味」。學者認為寶雞的青銅文化特色，與其位處中原邊地的地理位置有關，反映出某種「野蠻人」色彩。（參見 Rawson, Jessica,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相較於寶雞，位在六盤山（即隴山）北的固原更是直接處在歷史上的農牧混合帶，自古以來便是農業族群與游牧族群激烈競爭的場所，以秦漢時期而論，這裡即是帝國的北境，是以直到今天我們還可看到遺留下來的秦漢長城遺址。即便是在前線已向北推至銀川的明代，固原仍舊是個族群雜處之區。本次發送給學員中的指定閱讀中，特別介紹了須彌山圓光寺的歷史，從現存石刻資料可以看到，明代圓光寺是喇嘛教僧人的一個主要活動地，而喇嘛教在此區的盛行，當與固原自元代以降便一直存在著許多信奉喇嘛教的游牧族群有關。通過對圓光寺的歷史重建，我們再次看到中原邊地的複雜族群與文化樣貌。

正因為有了這趟田野考察，當營隊再次回到西安時，我們對於廣袤的「西北」區域所蘊含的豐厚內涵，已有了初步的領略。其後，又陸續聆聽了顏娟英老師、榮新江老師、林聖智老師關於佛教與粟特族群的講座，更進一步加深我們對於這座位居文化交通要衝的古城之理解。總的來說，由於地理位置鄰近所謂的「農牧混合帶」，西安自先秦以來便與中原核心區外的區域有著極為密切的往來，從而使得這座城市一直存在著「關中·外緣」這種二重性。唯有正視、並肯認這個前提，研究者才能夠不再執著地執意追尋「西北」區域的同一性，也才能夠更平實地探查西安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乃至於思索其在當代中國、東亞世界所能扮演的角色。我想這是此趟近千里的長途跋涉所帶給我的最大體會。

總之，很榮幸有能有機會參加第八屆兩岸研習營，讓我真正踏上隋唐史研究者都夢想造訪的西安（我甚至藉著這次難得的機會，以步行方式實地領會了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驚人長度），並從老師們身上學得許多治學的方式，也和來自各方的精英學子們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知識交流，相信此次營隊所得，定能轉化成某種知識土壤，進而對我未來研究帶來珍貴的滋養！